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
岳阳文学
作品精选

1978-2003

小说卷（上）



岳阳文学作品精选(小说卷·上)

策 划:吴东明

主 编:陈亚先

执行编辑:杨凭墙 冷述冬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岳阳印刷厂印刷

※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410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5404—2701—9
1·1929(全套四册) 定价：198.00 元

总 序

于来山

岳阳有幸，屈子曾在洞庭湖畔行吟；李白杜甫曾拍遍岳阳楼的栏干临湖咏叹；范仲淹曾把千古名篇写在岳阳的山水之间……因此，我们拥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感谢古人留给岳阳丰厚的文化遗产。然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的长河毕竟要淹没掉不少灿烂的文化，古老河床的底层，难免有文化瑰宝千年沉睡，这是古人与今人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发展，文艺的繁荣理应有两大工程，一为创作，二为总结积累。

出于这样的思考，岳阳市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新时期岳阳文学作品精选》。这套书收集了新时期以来岳阳市文艺家们的重要创作成果，组成了一个可供今人与后人检视的文学方阵。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历时愈久便会愈为显现。明清两朝帝王修撰《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时，尽管为巩固其统治，对许多所谓“违碍文字”进行了增删抽换，但他们系统总结性的文化工程，仍然使后人获益良多。因此，我认为，这套《新时期岳阳文学作品精选》的编辑出版是可以写进岳阳历史的一件大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文学艺术的沃土上，万物生机勃勃，岳阳的新老文艺家们真正感到了“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于是纷纷投身伟大的改革浪潮，各显才情，写出了许多为世人称道的名篇佳作，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评论与报告文学各个文学门类的评奖活动中屡有收获，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正因为这样，岳阳的文艺家被全国文艺界戏称为“文艺岳家军”。作品入选这套书的作者，有德高望重的老文艺家，也有小试牛刀的文坛新锐，当然，大多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中青年文艺骨干。因而这一块文学方阵也可以说是“岳家军”的大阅兵。阵容如何，士气如何，自有读者评说。

修文偃武，天下升平。文学艺术在古老的中国从来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中，精神文明建设浓墨重彩地占据着画面，而文学艺术又是精神文明中最为亮丽的一笔。我深信，这套典藏书的结集出版不仅仅是留给后人的文学档案，也是对未来的文艺创作留下一份启示录。她必将对岳阳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以预期，新的千年必然是岳阳文艺的新时代。

是为祝愿，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小说卷·上

目录

(以作者出生年月为序)

康 濯 1920年1月21日—1991年1月15日

洞庭湖神话(中篇) 1

原载《中国作家》1988年第6期,《中篇小说选刊》1989年第5期选载。

张步真 1937年9月出生

满足(短篇) 118

原载《湘江文艺》1980年第11期,《小说月报》1981年第1期选载。

子明先生和他的高足(短篇) 133

原载《人民文学》1987年第11期。

最后的蓝长衫(中篇) 148

原载《湖南文学》1992年第3期,《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12月16日—24日转载。

姜学仁 1937年12月出生

聪明人的古怪事(短篇)	191
原载《湖南文学》1989年第12期。	
罗石贤 1940年12月出生	
鸳鸯(中篇)	201
原载《十月》1980年第4期,入围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最后一轮。	
平静的马蹄湖(短篇)	256
原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12期。	
李自由 1942年2月出生	
毒蛇老人传(中篇)	267
原载《广州文艺》1982年第2期,获朝花文学奖。	
高高的芦苇塔(短篇)	292
原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翁新华 1951年6月出生	
再生屋(中篇)	302
原载《青春丛刊》1985年第5期,《小说选刊》1985年第12期选载。	
痴虎(中篇)	338
原载《芙蓉》1997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5期选载,《作品与争鸣》1997年第5期转载。	
张阳球 1952年11月出生	
遵守军规(短篇)	388
原载《新生界》1995年第2期。	
彭见明 1953年2月出生	
那山 那人 那狗(短篇)	400
原载《萌芽》1983年第5期,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入选王蒙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短篇小说卷》、雷达主编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

汤汤水水(中篇) 415

原载《人民文学》1992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4期选载。

绝钓《中篇》 447

原载《湖南文学》1998年第11期,《小说月报》1999年第1期、《小说选刊》1999年第2期、《中篇小说选刊》1999年第1期选载。

吴牧铃 1953年8月出生

影子行动(短篇) 481

原载《儿童文学》2002年第11期,《中国校园文学》2003年第1期转载,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中国2002年度最佳儿童文学》。

吴牧铃 1953年8月出生 **熊 明** 1957年1月出生

魔障(短篇) 497

原载《湖南文学》1991年第2期,《小说月报》1991年第5期选载。

洞庭湖神话

康 濯

作品中一个未出场的人物说,把这个有关洞庭湖的故事叫作“洞庭湖神话”,那只是个蹩脚的比喻。

——作者

开 头

湖南的三、四月,总有个倒春寒。这一天还有四级东北风,在洞庭湖边就等于是五、六级了。这是一九八二年,我刚刚年过花甲。县里用吉普车把我送到乡镇上,我要去南湖口看望老劳模胡兴水同志,已无公路,只得步行。我患有老年肺气肿和气管炎,畏寒、怕风、怯潮,因此特别穿了件棉大衣,但仍然感到有点冷。好在只有三里路,又是直朝西南方向,大顺风吹得我两只脚在湖边松散的沙土路上高低、翘起,有时真像是给推着半跑半飞似的,身上也很快开始发热,并开始感到走得还挺舒畅。没好久,就看到湖口东大堤内的柳树丛中,县、乡里同志介绍的新楼房了。那就是南湖口村,胡兴水就住在那一片楼房中最南的一栋。

这胡兴水比我还大二十来岁,已八十出头。他是我的老同乡,我小时候家住县城,离南湖口村不过二十多里。南湖口是湘江往北流进洞庭湖的口子,也就是洞庭湖从南面吞下湘江的大门。不

过南湖口并不出名,我们那里著名的江湖吞吐处,是南湖口北面两里路的芦林潭镇,那里盛产芦苇。而南湖口则只是个几十户的小村,田土不多,村民主要靠打渔和驾船度日,胡兴水一辈子也是船上、水里和湖边来来去去,可终究不离南湖口;但他又是这老大的洞庭湖区几十年远近闻名的老革命。建国以前他的共产党员身分没有暴露,而那时候他还早已是不仅洞庭、湘水,甚至资水、沅水、澧水都常常有人提起的一条好汉。并且提起也很少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多是喊他“湖老大”,因为姓胡,也有人混成了“胡老大”。事实是他这湖老大不论船上、水中和湖边田土里,又不论风口、浪峰和刀尖火舌什么的,都确有不少过人之处,这也才赢得不少服人之心。旧社会甚至不只千百穷人记挂他,连大户富家也要敬他几分,官场政府有时都得请他周旋、协助、帮办点事。你想想:一个洞庭湖,能有几个湖老大?这称呼是容易得来的吗?

至于建国以后,三十多年中他既脱产担任过一些实职领导工作,更兼任过许多省、县荣誉职务,此外也从没放弃过领导湖区的生产。人们对他的称呼也早就从“湖老大”转口喊成“老革命”,以后又更多地喊他“老劳模”。直到不久以前才办了离休,但也不住省、县,仍然归落在南湖口村,只不过搬进了三儿子新盖的两层楼房里。并且据说还是嘴不闲、脚不歇,身板仍硬实,精神也蛮好,记性都很不错呢!

我这回是从省里特意来看望他,然而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只因为互相间都几次托人问候过,也都表示过想再见见面;这就自然是我该来。这倒并不是说我们之间过去交往就很多,不是。我们认识四十多年了,可会见总共才四次,今天这算是第五次。但这四十多年从世界到中国,从三山五岳到洞庭湖,从全国千多县市、数万乡镇直到小小的南湖口村,乃至从胡兴水老劳模直到我自己,都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悲欢、酸楚,度过了多少血泪的年轮,汗

水和心灵的熬练！即便我和胡劳模四十多年中的四次会见，今天稍一回首，不也是浸透着万种浓烈异常的艰难、愉悦和苦涩交织的味道！因而今天我们这个第五次会见，岂能信笔由缰地简简单单随手写下去？不！看来怕还是没法免除过去那套叫人烦透了、也给人骂臭了的公式和概念，依然得从头说起，待我慢慢道来。

第一次会见(上)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半年多的时刻。湖南的国民党当局也想在抗日上有点表现，其措施之一便是把高中三年级和大学的学生都派回家乡的县里，到农村去宣传和训练民众抗日，简称“民训”。大学生都分到区里担任民训大队长，高中生任乡民训中队长。县里当然还有总队，区、乡长也规定了可以管管办民训的学生。那时我正在秘密等着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通知，好动身去延安投奔革命。一面也被分配在县城边湘江对岸的河西乡里，当民训中队长。我们春节后开始在乡里一期期办民训，每期个把月，第一期办完以后，农民们对我的反映还不错。我是按着同学中地下党同志的吩咐，没把面目显得很左。不过讲起抗日的必要，也曾几次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使得参加民训的农民大多抗日情绪高涨。此外，农民还学会了打枪、掷手榴弹、防空、防毒、救护，甚至还知道了点儿游击战呢！

那时我才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不谙世事，觉得自己第一次接触社会就得到农民的欢迎，心里自然很高兴。不过很快我又发现，我那个河西乡的乡长对我虽然一直比较客气，最近却好像也曾显出过不大痛快似的。有一回他并且把我单独找到他家中，在他老婆泡茶拿烟之后，这位乡长看上去还确乎是相当诚恳地对我说：

“康老弟，我有两句话，觉得应该请你来讲一讲。”这位乡长姓熊，四十岁上下，长的敦敦实实。他喝了一口老婆递给盖碗茶

说：“你家嘛是个书香门第，这些年，讲老实话，境况是不佳了啰！不过名声还在，亲戚里头也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有面子的，况且我跟你们家转弯抹角也沾点亲，要有话不说也就对不起啰，是不？老弟？”

我忙说：“那自然啦！如今抗日当前，有话还能不直说？熊乡长，你可莫客气！”

“我非得客气，我晓得，你在学校是高材生，到了乡里，也能讲能做，最主要地是抗日热情高涨，真乃青年里的中流砥柱，邦国内的难得之才！我比你痴长二十多岁，实在佩服，佩服！”

他老婆又给我们盖碗茶里冲开水，他也不断细口茗茶。他老婆最多二十岁出头，长得水色很好，身段也很好，细皮嫩肉，胖瘦高矮都适中，实在是乡下难得见到的一个漂亮妹子，我最初还以为是熊乡长的女儿。后来有点熟了，感到她为人还大方通达，有时也问过我一两句抗日的事。现在她给我们不断冲茶，也总对我说着：“对点滚开水吧，来，对上点。”态度显得颇热切。不过熊乡长却好像并没理睬他堂客——我们那里管老婆叫堂客；这位乡长把我吹捧了两句之后，就有什么话不吐不快似地连忙接着道：

“只是康老弟，正因为举国抗战，你在我们河西乡办民训，讲的话那就丝毫不能大意。现在政府讲的是‘抗战建国’，‘组训民众’。你嘛当然也是这么讲，可也有两次许是没留心吧，你就掺混着讲过‘抗日救亡’，‘抗日救国’，还讲过‘发动群众’，这可都是共产党的讲法啦！还有你几次讲‘国共合作’那也是大可不必的，那是上头的事，关涉不到老百姓！至于游击战你那就更可以不讲啰！哪个晓得那到底是么子路径喽！好老弟，直话我就是这几句。你你，嗯？你吃烟啰！”

乡长的老婆又来给我递烟送火。我耐住性子听到这里，吸了几口烟，心里当然很清楚熊乡长这是叫我一言一动，都要跟“政

府”——也就是国民党口径一致。其实我本来倒还注意这一层的，只不过偶有两次换了个说法，想试试气候，而且都是乡长不在场的时候。谁知他信息会这么快！于是我也自然而实际是略带故作姿态地说：

“讲得好哇，熊乡长！‘国共合作’记得我是说过，那是因为报上登过共产党的代表徐老徐特立，几次在长沙演讲、开会的。至于发动群众、救亡嘛，那也是可以不讲，不过我实在不记得我是有意讲过，怕是没在意溜了嘴吧！乡长你这样子老实提醒，是对我的关照喽！难得，难得！”

“唔唔康老弟，看来你这是听忠言不觉逆耳。精神很可嘉！”乡长脑壳晃摇了两个圈，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其实你讲的那些，怕我还会在意？我才不！只不过我顶头有区长、县长，你们县民训总队长也跟我們训过话，有过交待。这是上。”他指头往上一指，又掉过来，往下一逗点，“还有下，康老弟，你才出学校门，还不懂世事！莫怪我，我就敢讲这个话！下头，不论民间、乡里、社会上，我不懂党派吧，可也名堂多得很！什么帮派、道门、同善社，特别是圈子会，保不准哪个老实做田汉，其实倒有背景哩！不容易哇！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子……”

熊乡长说着说着忽然摇头晃脑，两眼望天，好像也是不留意地偶然露出了颇瞧不起我这个小后生的神气。这时我却发现乡长的堂客背地里对乡长皱了皱眉，撇了撇嘴，似乎心里有什么不满，当然乡长没看到。不过我倒心眼儿一转，对乡长顺气而下地说：

“是喽是喽！乡长，你这硬是要多多帮助我懂点世事，学学世道人心，熟悉熟悉社会喽！”

“既然如此，我看这样吧！”熊乡长忽然巴掌一砍，站起来对我说，“介绍你去找个人，到南湖口去找找湖老大，就是驾船的胡兴水，去跟他谈讲谈讲，访访古今，那硬包你会听到好多见所未见、闻

所未闻的世事人情，至少像我们这些洞庭湖和湘江吞吐处的人，听湖老大讲点子三湘之间四水一湖的分合变异，水怪船精，风口浪尖，官商渔店，也会蛮有点用吧！当然啰，他比我还小岁把，比他父亲就是差远喽！不过如今湖老大的称呼是归他归定了！四方里外都这么喊了！我看现在是不论什么帮会道门，流氓地痞，九流三教，都会要对他怕三分、敬三分了……”

熊乡长竟好像忘乎所以地在赞开了胡兴水。我呢，到底是未经世事，连洞庭湖都还没看见过，对湖老大也只以前影乎乎听人提到，晓得这大概是一位水中好汉，船上能手罢了。现在熊乡长把此人大吹了一顿，我默了默神，觉得他的口气不管是想要借此吓一吓和打一打我这个抗日青年的过分热情，或是真有诚心想相帮和关照我一下，反正都要得，我都欢迎。在我开始走向革命的路途中，去见识见识一个这样有名的人物，不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徐老也不在讲演中号召过青年要向社会学习？何况这又实在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呢！

当天晚上，熊乡长又找到我说，胡兴水这一向在家，明日大早还有条船可以送我一节路，问我是不是马上去。我当然同意。第二天大清早，乡长的堂客又把我送到河堤上，交给一个船老板。我就是这样搭了一条顺路的小划子往北去南湖口。

我们那里把没得篷子的小船叫划子，把顺流行船叫走下水。那天还有不小的南风，真是顺水顺风，不费力气地划快桨跑下水了。那划子是给人送货，很快就到了口岸。我下船走旱路，厚厚的沙土上走一步还往后蹭一蹭，退一退；不过我正年轻力壮精神好，大顺风里甩大步，也像是叫风吹得推着在半跑半飞，走得蛮畅快。

湘江在这里转向了西北，江边的路倒还朝正北。驾划子的说，下船后旱路还有五、六里，我没走好久，碰到人一问，嘿，好快！东北面不远处的河堤内，稀疏的柳树边一片错错落落的茅屋，那就是

南湖口村。这却引得我想先看看水天浩淼的洞庭湖，立即向东跑上河堤，选了个高处向北、向西北和向西到处找，竟都没找到。只发现湘江在这里分成了好多大大小小的河汊、水道，从西边直到东北，有的像一条小港，有的水浅得露出芦苇和水草，就连靠岸的主河道也没有县城到河西乡那么宽。河里远处近处船也不多，虽说南风一阵阵地倒不小，水上浪头有时也溅起老高，翻起白沫，又大概还正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倒忽然有点落寞寂寥的感觉，而完全不是想像中湘江和洞庭湖之间吞吐大门的波涛裂天般雄壮气势。不觉中我脚步也慢了，一蹭一蹭地沿河堤向村里走去。碰到一群喊叫跑跳着在玩耍的伢妹子，竟发现总有一半都挺着个大肚子。我知道湖区流行大肚子病，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当时还不晓得这叫血吸虫病呢！只是有点难过地收住脚站下来，无意中两眼又望到河边去了。

这才发现湘江流向西北的河道，在此地又往东北急转弯分出了一条支汊小港，港湾内的河堤挡住了大南风，一些小划子和大小篷船都比较平稳地停在港湾岸边，显然是一早晨出去撒网打鱼回来，有的船正冒起炊烟，有的已有人在吃饭。可又恰恰特别离奇的是，独有一条不大的篷船没进到港湾里去，也没停靠在港口南面的河岸边，而是飘荡于港口外较远的河水里，虽说船头缆绳的另一端拴在了岸边一根木桩上，可是缆绳却拉了一丈多长，小篷船这当然就根本没法避风。而这一带的河岸显然是年年涨水时都会淹掉的，离江堤还远，因此阵阵大南风掀起的急浪汹涌，便毫无阻挡地把那一条孤独的篷船一时抛到三、四尺高的浪尖，一时又摔到三、四尺深的浪谷，简直比荡秋千的震慑不知要惊险几多倍，甚至眼看着就好几次差点要翻船。偏偏更怪骇的是那船篷上正还蹲着个人，面朝东南岸上，左手端碗右手拿筷在吃饭。身前的般篷上并放着一碗菜，筷子都几次伸进碗去，似乎还显得从容地夹了菜和着饭

往嘴里扒呢！真不怕吓煞人！那个吃饭的船老板又不是在秋千上有绳子抓住，他到底凭什么神功异术，把自己那还是两只赤脚和那一只碗像钉子样在船篷上钉住？不然的话，仅仅在我眼里的一小会儿，只怕他便已随着船上蹲波峰颠，下跌水窝底的，也该有十次八次要连人带碗，给风浪摔翻到湘江北口和洞庭南门的深水里去了！

我一双脚早已下了江堤在朝那条篷船走去，而且正是面对那个蹲在船篷上吃饭的人，只见他好像什么都不大在乎，我却一身战战兢兢的，圆心都快要惊跳到口里了。不料这时又一阵大南风从地面朝北一冲卷，呵喝！那条篷船南面的船舷终于给冲卷得陡然往上一立起，又没消停接着往后一猛扣，于是船底朝上，船篷贴水，这条船到底、到底一百八十度翻了个边！但我还没来得及稳住圆心，一眨眼船篷上那人早已随风势站起，右手也端起了菜碗，左脚便顶风越过立起的南船舷只往前一跨步，就刚好随着船的翻边而在朝上的船底板稳稳站住，右脚当然也紧紧相跟站稳了。我正要喘口气，圆心也才掉到喉咙里呢！噢呀，且慢！那个人一双赤脚才只恰恰在船底板站稳，看来是很明白这条船仅仅船篷贴水毕竟难以稳定吧，他可又在南北激烈摇荡的船底上再陡然顺着另一股正面冲卷来的风势，趁那朝上的船底突然往北后仰的劲头，又分明是两脚向后一加力气，这条船便又风随人助而飞快地仍然再翻了个边，那个人也照样左右脚先后一大跨步，照样回到船篷上站住了。

这时我才发现，我在岸上同那人那船相隔不过两三丈，并看到他仍然一手一只碗，还任身子晃荡着却仰头望天，东西南北都看完，又低头四面看水，然后独自点了点头，脸上似显得有些轻快和放心，同时又往船篷上一蹲，把饭菜都扣到一个碗里，两只碗掇起来用左手托着，右手举筷，几口就扒完了饭，还用筷子敲了一下碗边，扬起脸看看我，要笑不笑地好像打了个招呼。我也对他点了点

头,不过我注意的是忽然发觉他脚下船篷的晃动在逐渐小下来,也发觉南风同样慢慢小了,轻了。

“船老板,”我忍不住首先喊起。由于我到底生长在水边,虽说一直是学生伢子,但对于船家们顶风浪斗险滩以及撑舵、撑篙、摇橹、划桨乃至背纤方面一些大行家、老里手与好汉能人的事迹,听过见过的总也不太少吧!从县城到河西乡的湘江过渡,水不大时河面也有两三里,我即使再不懂水,中号划子的前桨就不论单、双桨我都还能划一气呢!可像眼前这个大风中船翻了倒仍能在篷顶上轻松自如地驾驭一切的船家,竟果然如熊乡长说的,对我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了!我接着说:“好哇!这你才真叫有本领有能耐喽!怕真是赛过浪里白条的水圣船精喽!我这也真算开了眼,长了见识啰!”

那船家已从船篷上跳到船边,把碗筷在船边水里洗净,伸手放进了篷舱里,一边嘿嘿哈哈笑着,然后站起来说:

“你这位老弟也讲得太过了,要吹上天了吧!浪里白条混江龙,水圣船精怕还有个阮小二?嘻嘻!”他又轻轻一笑,“在我们这江口湖边,小篷船细划子一阵风翻边、扣底,又再翻过来,这种事多不多嘛,少也不算很少。船翻了,人不落水,顺势头一步跨过来,又一步再跨回去,这也算本事?况且有这么点能耐的,单说南湖口也不止我一个哇!”

这个人长得中等偏高,个儿坚实、硬扎,身板和手脚叫惊涛、恶水、雨雾和太阳摔打、曝晒得如钢似铁,显得有点方方正正的脑壳棱角突出,脸块上焦红的皮肤好像给风化得这里那里一片片在层层剥落,又层层长出。当时那节令,我不到二十岁倒还单夹三四层衣服;他四十左右了吧,却只一件单褂扎了条不太宽的布腰带,一条单裤也卷到了膝头,特别是身上总叫人感到有一股用不完的劲气在阵阵升腾,这当中又仿佛还似有似无掺合了点儿鱼虾的气味,